

淵峯奕函

第四函
七冊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人部五十三 鑒誠

鑒誠三

原詩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
同盟旣文旣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
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閭閻衍衍非法不語可否相濟
闕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
和其光蘧瑗貴可懷 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隤
自蟻陳賸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聞
明白曲突不見賓焦爛爲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黨不

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鷄跖鷄跖食不巳齊王爲肥澤

晉嵇紹贈石崇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

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萬物惑事故誠
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
怠清和自否塞陽豎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
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虚心處沖默茹芝味醴泉何
爲昏酒色

增

陸機君子行曰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

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近
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唐杜甫述古詩曰市人日中

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
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
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又有感詩曰洛
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
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大王臣 杜牧
留誨曹師等詩曰萬物有好醜各一姿狀分惟人即不
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華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
而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
以慶吾門 李商隱詠史詩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
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爲枕豈得珍珠始是車運去

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熏曲終古
蒼梧哭翠華

增賦後漢班彪北征賦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
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
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原魏文帝

戒盈賦方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
滿之戒乃作斯賦曰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
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
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
納我以良謀 吳揚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

福之爲階行德安而保身妄爲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
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
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旣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
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
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胤以長三鄰
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
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增

晉潘岳爲長安令作西征

賦述所歷美惡勸戒焉其略曰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
薄之陋質納旌弓于鉉台讚庶績于帝室嗟鄙夫之常
累固旣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三黜彼負

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于漢庭，疇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逆亂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

原贊 晉戴逵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與慎乖，理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周庚

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喬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原箴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

增唐李德裕丹扈六箴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旣盈日出而視伯

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
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

可觀雖在晏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
然亦譏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駮駟鑿輅徐驅焉用千里

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旣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
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

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鰲沉酒舉白浮鍾魏睿
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爲瑱是謂塞
聰 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

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旣折
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防微箴曰天子之孝
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
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飡斯可
戒懼宋陳彭年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
之中至大者君民亦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
仁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苟能慮末
乃可防閑知人則哲視遠則聰葑菲罔捨杞梓乃充不
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唯金在沙忠言致益豈讓
膏粱六藝爲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

吝湯所以王 程頤視聽言動箴視箴曰心兮本虛應

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

于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

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

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

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

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熹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
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
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叁以三惟精惟
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
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原訓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
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於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

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芥是與

增唐柳

玳家訓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脩己不得不不至為學不得不堅予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弟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居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而後可以言養人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

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舊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
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
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誠漢東方朔誠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
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
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
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
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元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
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

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
秋觀省野物何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
爲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
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高義方清誠曰天
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
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
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
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
飄邈任自然退脩清以淨存吾元中元澄心翦思慮泰
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

綿綿存 魏王肅家誠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爲歡樂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王昶家誠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

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劍建策光濟大漢辭
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
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
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
二患也 吳陸景誠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
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
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
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
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
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

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懼患構
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
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晉李充起居誡曰溫良恭
儉仲尼所以為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
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
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為拘彘退懼為怯弱不遜以為勇
無禮以為達異乎吾所聞也曰嵇康家誡曰人無志非
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
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
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

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效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

增唐姚崇冰壺誠曰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君子冰壺之

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貞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冰嗟爾有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柳玘奢侈戒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豈於汝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與禍相隨女不敢復言數月

女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
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
相鍊門人最密賈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昂之未浹旬
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
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爲
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赫勢之
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
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
墻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
戒數端 宋司馬光戒子曰吾本寒家以清白相承吾

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
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
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
故服垢弊以矯俗于名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相
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
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
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肴
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
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
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

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昔李文靖公爲相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叅政魯公爲諫官真宗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來遲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故就酒家之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

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
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
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
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
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則
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
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
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迷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取
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元廉希憲戒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
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
牽制三代可復也

原誥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周
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嗛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比
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
誠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
誠亦難分動容竊鈇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火含煙而
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
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原銘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緇曖曖内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下蘭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

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豔色危身求高反墜務
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
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
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
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增宋張載東銘曰戲

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支謂非已
心不明也欲人之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
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
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於思者自
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

且遂非則不智孰甚焉

書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
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
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
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駰幸得
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
者驕生而貴者傲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 梁
簡文帝誠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
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

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元

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斲玉爲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
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因矣
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
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爝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
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已道在則尊徐勉與子
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
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
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
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層樓

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
外城闕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和人無
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
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范縝與
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旣盡美矣又盡
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
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
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
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宋畢仲游

與司馬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財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

之徒以此救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明唐順之與楊繼盛書曰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世間澠而才足濟之然竊有少致愛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且夫直前太銳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償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

原論 晉潘尼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

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則動
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
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
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
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
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
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
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素宏去
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

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惟懼不任惟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增魏曹叅六代論曰大魏之興於今

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

稷爲萬代之業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
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
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人部五十四

諷

諷

原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禮記曰事君欲諫

不欲陳陳謂言過於外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論語曰

事父母幾諫白虎通曰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諷

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賦以見乎詞或

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以遷於善也增史記

滑稽傳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諷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諷二

原說苑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
曰為愚公谷以臣名之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為以
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牝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
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為愚故名愚公管仲
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駒
者乎 列子曰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
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

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
歎之也公乃止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
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
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
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
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
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

數之云云

詳馬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時民有得罪者公

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

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公離席曰縱之
罪在寡人

增

經濟類編曰景公出而見殯謂晏子曰

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
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公曰何
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玩物衣以文繡鳧鴈
食以菽粟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
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殯之有 又曰魯哀
公問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有諸乎孔
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公曰可得
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

壞辟法裂絕世祀此忘其身者也公愀然變色曰善

原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

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帝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左傳曰魏獻子爲政梗陽人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

樂魏子將受之閻沒汝寬欲諫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

魏子曰三歎何也對曰願以小人之心爲君子之心屬

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詳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

有被甲士公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

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
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
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阪
羣臣皆偏袒推車而唐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
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
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君雖聞爲臣侮主之罪亦
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爲
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
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三者
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國語曰晉平公射鵝

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
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唐
叔射鵠不得是揚吾君之恥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
乃赦之 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
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
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翟璜
趨而出次任座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
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臣是以知君
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璜 禮記曰陳太宰嚭使於

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

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

之師與說苑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懷丸操彈

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云云王曰善

哉乃罷兵詳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

公賈入諫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

是何祥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

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

十人羣臣大悅史記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

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
行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笑莊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
也欲以爲相對曰請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
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
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
子以四百戶奉其祀又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
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易爲漆耳難爲蔭室二世
笑而止又曰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大乳母乳母
家子孫橫暴徙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
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

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徒乳母又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東方朔傳曰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使天下以陛下爲重鹿賤人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上默然遂赦之

增漢書曰王式字翁思爲昌邑王

師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

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魏志曰賈詡字文和初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嘗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思素本初劉景升父子耳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又曰辛毗嘗從帝射雉帝

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
爲之希出

原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

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

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酒詳

世說曰桓元好獵麋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桓道恭常

自帶綿絳繩著腰中元問用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

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痛也元自此少差

經

濟類

編曰北漢大昌文獻公劉殷爲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

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

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

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又曰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旣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耶高祖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故也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蔽風雨當

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唐書曰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又曰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又曰太宗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元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緯太子詹事又曰崔日用爲

吏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 經濟類編曰明皇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又曰裴諝爲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

請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宋史曰呂蒙正嘗燈夕侍宴太宗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彫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攬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又曰張洞試開封進士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 宋史紀事曰英宗初立疾甚舉措或改常度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開兩宮遂成隙及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

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
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
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又曰徽宗時宦官漸盛豐稷爲御史中丞懷唐仇士
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若爲不聞者讀畢
乃止 金史曰世宗嘗問思敬曰朕欲脩熙宗實錄卿
嘗爲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內外皆得人風雨
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
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 又曰近侍有欲罷科
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

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
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 又曰世宗欲立元
妃爲后以問石瑀瑀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
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瑀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
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 又曰章宗嘗問漢高帝光武
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徒單鑑曰光武
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感戚姬
卒至於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鑑以元妃李氏隆
寵過盛故微諫云 元史曰廉希憲疾世祖詔徵揚州
名醫視之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

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惰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又曰盧世榮以貨利得幸以錙銖措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董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謂坐中

曰董尚書要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
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
是得罪 又曰夔夔知經筵順帝即位之後剪除權奸
思更治化夔夔日勸帝務學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
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
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於經筵誦說左右錯愕有嫉之
之色 明紀事本末曰憲宗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天
下凜凜有中官阿丑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譎諫風一
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
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

曰駕王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
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
答云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越也
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

諷三

原抒情

寤意

班固賦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抑亦雅頌之亞也

漢書車千秋無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箴規

補察

並白帖

增吳筠微言

崔琦激刺

唐書吳筠字貞節隱南陽元宗

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

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慕其才折節之琦作外戚箴白鴟賦以譏冀怒曰君何激刺之深耶

景伯諫官

鄴侯

人部

諷

諷

士

小友

唐書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

語以譏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潛雅

類書李勣侯泌七歲時召至都張九齡尤契愛之常引

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

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較美可喜必在旁

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世南規諷

軟美者乎九齡為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虞集從容唐書虞世南雖容貌懦傾若不勝衣而志性

所補益元史虞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陳恕不

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

進公權無言宋史真宗即位陳恕為戶部侍郎命條

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

敢進上嘉之唐書文宗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

恭儉因舉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

惟柳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

諄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

節耳時周母同對為之股慄

進醫箴 獻酒誥唐書

喜武功且數出游柳公綽進太醫箴以諷元史蕭
對字維斗讀書隱南山者二十年徵拜太子諭德扶疾

至京師入觀東宮書酒誥誦舞詞引御序宗嘗語
為獻以朝廷尚酒故也

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叅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
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問之

遽起曰朕不及卿言警朕矣又蔡卞之黨薛昂林自
乞毀司馬光通鑑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

序文以問邨謨三十字伯雄一卷書唐書大曆間
昂自議沮邨謨三十字伯雄一卷書元載秉政有

晉州男子邨謨以麻總髮持竹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
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獻上以一字言一事即不中

以笥貯尸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問狀多譏切
載其言團者請罷詣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

軍大抵類此金史海陵乙夜問楊伯雄以鬼神事伯
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誼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

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
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

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
免罪荅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

人部
諷
世

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 霍光傳不可不讀 漢高帝為何如人

宋史寇準出陝張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致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

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人志

滕達道字元發後時為范文正公館客常私就狹邪飲

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造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元

發大醉入門長揖問范讀何書曰漢書問漢高帝為何

如人范遂學善走買脫空縣人蔡京延為子弟師

京子弟貴倨骨曰若曹學善走否諸生問故曰天下事

而翁寢盡矣旦夕亂且作賊必先至而家何不學善走

好逃去諸生大駭奔告京京就請計勸京亟引正人
因薦楊時可大用然已晚矣 事文類聚宋隆興初有
胡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未數
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曰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
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在 易子腰笏 清臣題詩
座末曰也買脫空胡然 易子腰笏 清臣題詩
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春遊索民牽挽易于腰笏
引船朴驚問對曰百姓春耕且蠶不可役唯令無事可

任其勞朴大慙疾驅去
一日往謁韓琦其姪言叔方睡客且去清臣因題詩於壁曰公子乘閒臥碧幃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候曾說當年吐補無琦見之驚曰吾志此人久矣竟為東床之選
原 智在圖危 直惟惡訐並白帖 出入諷議

朝夕論思 臨食與歎 閣沒言小人之心 飲酒流

涕晏子為大臺之役
上見諷二 晏子春秋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者鄉有焉公延

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忠而謀國既

三思而後行 敏以悟君亦一言以為智 君心有寤

冀擇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終惡訐為直者

諷四

原 舍肉
左傳鄭伯克段于鄆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

人部
諷

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
 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取問何謂也公語之
 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遂而相見其
 誰曰不然公從之
 遂為母子如初
 書邊讓作章華賦多豔麗之詞
 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強也
 仕宦捷徑用始隱山
 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
 晚乃狗權利務為驕
 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書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
 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
 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并禁月明李茂貞
 居岐為岐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惟油因禁城門無內
 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拜禁月明茂
 貞笑而
 天何言哉
 宋史真宗時有天書見於承天門
 不怒
 也帝
 遠佞人
 事文類聚王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主
 默然
 放鄭聲平甫應聲曰願相
 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留題齋壁
 麟字慶符以明

經入太學蒸楡主和議百執事相戒以言伯麟觀時事

下獄插楚 不忘規戒 伯麟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

炎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 治道貴

靜又海陵銳於求治楊伯雄為右補闕修起居注海陵

貴靜海陵默然明曰復謂曰我遷諸部分屯使南北相維長

策也所謂靜者 應制規諷 元史閻復字子高至元間

乃不擾之耳 上京賦應制詩二章寓規諷意世祖 移置鎮紙彙苑

通為都給事一日成祖覽奏贖與紙金獅殿側將墜通

敢忍視其墜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

於安處則安况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擢通大

卿 不盡有常 敘俱有常何至今而言民窮財盡也

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

何患無夷齊

又王守仁提督江西致仕侍郎李士實素與宸濠通一日守仁見宸濠舉宴亡實亦在坐宸濠因言上

政事關失外示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曰有湯武便有

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

納桑婦

見聞錄明武宗南巡

至南都中使橋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吟者數十人時汪應軫以給事斥知泗州上言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

流十無以應教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黨家

但水寬

納之官中俾受蠶事實於治化有裨事遂寢

耳又明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解

諷五

原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為楚元王傅又傅子夷王

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

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
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
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睽南顧授
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
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
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
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所
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嗟嗟我王漢之
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上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
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爲

飲無爲待來茲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
侈靡及宮墻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
意猶未康 晉趙整諷諫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

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又詩曰北園有一樹

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又諫歌曰不

知崔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禮** 遼文妃蕭氏作歌

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彘人

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

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 又歌曰丞相

來朝兮劔佩鳴千官側自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

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
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

原賦楚荀况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
異鄉列星隕墜且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無
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樓疏堂道德純備讒口將將
仁人詘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怨失世殃龜龍爲輓蜒
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智之明也
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
天下之晦盲也璿玉瑤琳不知珮也雜布與綿不知異
也閭姬子奢莫之謀也嫫母力父莫如喜也以盲爲明

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爲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爲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爲臣歌曰歲將暮今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爲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爲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

下黃泉 又鈞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鈞於元泉而
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泉天下之善鈞者也以
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可
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元泉鈞又焉足爲大王
言乎善鈞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鈞非鍼其餌非蠟
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鈞也以聖賢
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鈞利入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
魚其鈞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鈞未可見也宋玉
曰其鈞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
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

可謂勦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鈎可謂善矣功
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
墜鈎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鈎術也 晉陸機豪
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
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
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過落葉候微颺以
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
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苟
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
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

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
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
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
仰瞪盼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
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豈不謬哉
故聊賦焉賦曰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
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
以運動恒才瓌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
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
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嘗日固中而弗昃月何

盈而不闕襲履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
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浮
雲以邁志豈咎吝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
及 **禮**唐張九齡謝白羽扇賦曰當時而用任物所長
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
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剖析毫芒提瀉密過搖動
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與竊思於聖后且
見持於未央伊昔泉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
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烏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
奪終感恩於篋中 **蕭穎士**伐櫻桃樹賦曰天寶八載

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太府軍事寓居於紫極
宮之道學館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高累數尋條暢蒼
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中外斯隔予實惡之懼寇盜窺
窬因是爲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儆夫在位者爾
賦曰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鉏春茲櫻之攸止亦
在物之宜除觀其體異脩直材非棟榦外森沈以茂密
中紛錯以交亂先羣卉以效諂望嚴霜以彫換長廊霞
截高殿雲騫實吾君聿脩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乎蒔
以芬馥樹以貞堅松篠桂檜菑若蘭荃猗具美其在茲
爾何德而居焉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羣林

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式薦豈和羹之正味
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窺覲於是命尋斧伐盤根密
葉剥攢柯焚朝光無陰夕鳥不喧肅肅明明曠蕩堦軒

此賦諷李
林甫也

宋楊億君可思賦曰若夫晬穆東房俟望

清光定心服物偉量包荒耿求賢兮不及慎乃憲而惟
康寘之近署采其寸長遇忠見察浸潤無傷丁寧一札
在宥三章動羣倫之聳羨曷丹心之弭忘盛憲多憂長
卿沈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之日色變愁鬢讒消
病骨周田食粟聊強飯於數升江徑誅茅姑却掃於一
室豈不念悲哀作主畎畝思君羈心蘂苦別緒絲芬岷

山一廛幸天畿之接畛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叅雲

原論魏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鴟鴞然

故俗憎之若其為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
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
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
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
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
不易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
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
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螻
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
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

乎 **增**唐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
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其略曰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
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
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
餘年矣今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
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卷之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人部五十五 諫

諫一

原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又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

也 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
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
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
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闕諫者禮也視君顏
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
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
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云云詳諷
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

諫二

原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
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
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

督以郜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
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
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
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
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郜鼎在廟
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
謂甚其可再子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號之
謂也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
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
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逸禮曰衛史鰭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
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
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
於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

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
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
之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鐘鼓之樂極宮
室之觀犯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
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
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
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今旣已築臺矣又斂於民
而爲鐘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
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
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

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
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
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
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
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
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非害治國家而何且合升斗
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
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
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
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民則

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
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
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
不亦難乎王曰善 又曰楚莊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
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
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
寵無乃太盛與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
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說苑曰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
死矣有諸御已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竒而晉并之曹

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關
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
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
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
民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
人臣諫其君者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
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入諫王立鼓鐘
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鼓鐘不暇何諫之聽縱
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
右抽佩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 又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
曰臣能累十三搏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
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碁子置其下加九雞子
其上左右懼公扶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孫息曰
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
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
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公
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呂氏春秋曰
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
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

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讐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
後吳饑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爲禽 史記曰趙

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
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

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
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幃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
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
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
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

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 漢書曰鄧都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欲自持爲叔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

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爲治乎漢書曰薛廣德敢直言諫諍上幸

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

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
偽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
臣聞翫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
於一人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

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

斷車鞅

一作鞅

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

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

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

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

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
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魏畧曰太祖欲征吳而雨

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
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

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
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其
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
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
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旣失民

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志曰孫權既爲吳王

權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
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
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
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
可乎翻由是得免

釋

經濟類編曰宋明帝以故第爲

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
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
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
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罪高浮

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
無異容又帝好圍碁碁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
碁抗假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悟好之
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帝雖怒甚
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 又曰北魏中書侍郎高允
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嘗屏左右以待
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
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
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
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

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得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又曰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

太宗亦爲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鷓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鷓竟死懷中 又曰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堯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

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
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嫉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
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拘而不受臣何敢數
犯顏色乎 太平御覽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
禹雕其俎當年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
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俎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
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
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 經濟類
編曰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
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

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彙苑曰韓休峭直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元宗嘗獵苑中或大張樂所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爲相陛

下無一日歡何不逐之帝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且蕭
嵩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
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唐
書曰陸贄勸德宗於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聽納無倦
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上封者惟
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
自取名朕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
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退而上疏極言不可帝頗采納
又曰憲宗初李絳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
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

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經

濟類編曰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

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

得矣如陛下何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

上變色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懇

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

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

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

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

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唐書曰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餽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又曰劉栖楚敬宗時爲右拾遺敬宗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極諫額叩龍

海錄卷之二十一
三
擗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母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
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於此有詔慰諭
乃出 太平御覽曰文宗時魏謩爲起居舍人紫宸入
謝名誠之曰事有不當亟須論奏謩曰臣頃爲諫官合
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不敢越職踰分帝曰凡兩
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 又曰謩儀容魁偉言論切
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言無
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 經濟類編曰宣宗
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上樂聞規諫凡
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

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又曰宋真宗時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名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傾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以準爲可大用遂命爲樞密副使。宋史曰真宗嘗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

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 宋史紀事曰真宗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 又曰仁宗廢皇后郭氏敕臺諫章奏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御史蔣堂等詣垂拱殿伏奏殿門闔不爲通道輔扣環大呼呂夷簡奏

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仲淹於外 宋史
曰何郊爲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仁宗曰古有碎首
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
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又
曰唐介劾宰相除擬張堯佐兼四使并言文彥博緣關
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又言諫官
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
介徐讀畢貶春州別駕改英州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
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而不敢名 經濟類編曰仁宗時孫沔上言自孔道輔

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名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書奏再責永州酒務 宋史紀事曰翰林學士范鎮言孔文仲對策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明之累不聽鎮以言不用乞致仕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

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
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臣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
下聞而壯之 又曰鄭俠以言事得罪編管汀州御史
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
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
俠曰以此爲正人助 又曰哲宗初政詔百官言朝政
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
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
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
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

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
言則入六事矣 經濟類編曰哲宗劉妃多材藝有盛

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
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以
數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乃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
而孟后廢今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
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
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耶帝變色持
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
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

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
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
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
失謝曰君贈我厚矣 又曰孝宗時劉珙自湖南召還
初入見帝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
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
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
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
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

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又曰知南康軍朱熹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

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宋史紀事曰光宗久不朝重華官百官力請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等上疏極言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官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 金史曰陳規字

正叔貞祐時爲監察御史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
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召壽孫問
曰曾令陳規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
事不敢爲外人言况親被聖訓乎上因歎曰陳規若知
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
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
畏陳正叔云元史曰桑哥當國引用黨與鉤考天下
錢穀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
哥姦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左右批其頰
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

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悟命帥羽林籍桑哥家按誅之 又曰不忽木叅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及世榮以罪被誅帝語之曰朕殊愧卿 又曰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已發阿魯渾薩理趨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

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
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人人自危徒中言者
之計帝悟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立伏果以
賞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 經濟類編曰元
武宗時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
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妃嬪是
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
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悅曰非卿孰
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
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

右皆賀帝得直臣。又曰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
爲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遂具疏
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
間燈火亦禁，況闕廷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
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旣
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
一帛，一以旌其直。元史曰：英宗從容謂拜住曰：朕思
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
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曰：臣等敢不竭忠，然事言之
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帝

嘉納之

又曰帝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

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

時以五星忒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

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

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况有明詔

乎乃上言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

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書奏逮問瘐死獄中

又曰洪武十年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又曰仁宗時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

其沽名上頗厭之因免謙朝參楊士奇進曰四方朝覲
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
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
待謙如初 又曰宣宗征高煦旋師駐驛獻縣陳山勸
上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
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爲辭又謂蹇義夏
原吉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
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
蹇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 獻徵
錄曰鍾同爲御史景帝時積陰晦求直言同上章言父

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皇儲未建國本無依太上皇於皇上友愛甚周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伏惟擇日行禮復其儲位天下幸甚帝不憚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鞫訊蔓辭連及並下錦衣獄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下獄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乃封大杖入狴杖至百同死獄中明紀事本末曰天順間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恠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吉祥在旁慚懼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又曰孝宗時王恕爲吏部尚書遇事敢言時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又曰孝宗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曰講事上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爲隱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又曰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

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
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旣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
批夢陽復職一日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
外議如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至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張氏指外戚
猶言張家也左右謂其語涉
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
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
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
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又曰武宗初內侍劉瑾與其黨八人爲狗馬鷹犬歌舞

角觝以娛帝瑾尤獯黷漸用事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對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去瑾輩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曰是也即事勿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乃囑夢陽具疏草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請將大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高鳳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闈大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闈已窘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

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明日命諸大臣入傳諭
曰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侍上久不忍即置
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
今海內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輒導上游宴無度荒
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是日諸闈益窘自求
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
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且發旨
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
泄之瑾瑾等八人遂夜趨上苜環跪哭曰害瑾等者岳
也於是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丘聚等分據要任瑾傳

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
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文等皆罷斥瑾矯詔以
劉健謝遷韓文等皆爲奸黨榜於朝堂 又曰武宗議
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
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敕大學士楊廷和梁儲
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爲
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陛
下之左右與臣等又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
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劔起曰不草制茲比劔儲免冠

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
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劔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又
曰正德十四年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
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
謀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
闕下疏先後入上大怒下黃輦陸震等六人錦衣獄命
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俱廷杖遷謫有差杖
死者十有餘人車駕竟不出又曰世宗興獻議主張
璉桂萼之說伯孝宗而考興獻名百官至左順門敕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

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且語禮部侍郎
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
余才江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
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
於是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
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
留中必改孝宗爲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
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
太后葬禮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
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

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羣臣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命司禮監諭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至午帝怒命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翀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悉逮繫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凡十九人 又曰嘉靖四十四年戶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至下人以

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為薄於夫婦今
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
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
率表賀理之所無斷可見已民熙物洽薰為泰和陛下
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疏
上帝大怒命逮繫下鎮撫司

諫三

原后聖

臣直

上詳諫一
直言諫爭上

漢書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出使門欲御樓船廣德頓

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汗車輪上不悅

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君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

乃從

尚書洪範五行傳昌邑王賀為帝

橋

當車

扣馬

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

人部

漢書卷三十九

諫

五

行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
上者陛下欲何之 崔鴻前秦錄苻堅如鄴狩於西山

伶人王洛扣 汙輪 折檻 雲上詳前 漢書成帝時朱

馬而諫乃止 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後臣一人以厲其餘因指言張

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

軍辛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

容之上意解及當治檻上曰 逆耳 拂心 諫二 三

勿易因而菁之以旌直臣 責 五失 晏子春秋景公遊大早望齊國曰嗚呼古而

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乘六馬公曰據與我和乎晏子

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使讓彗星晏子曰天教也若
受諫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
曰昔夫子一日三責我今執責寡人乎 王隱晉書齊
王罔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王安不慮危耽於酒色
其失一王機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
四夷交侵不以為念其失三與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罔曰孤不能
之令其失四又與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罔曰孤不能

以致五闕若無斷鞅攬轡上詳諫二段龜龍西

子則不聞其過馬奔溝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

馬諫曰陛下宜憶表盜攬轡之言犯顏逆意

書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

犯顏諫爭魏志明帝時衛顛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

生逆意者惡所從至故屏几迴輿崔鴻前涼錄張

人皆順顏而避逆意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

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

親化令則令不行矣駿屏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

戒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迴輿而還

七人一士

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無道不失天下

伏蒲削藁

漢書元帝欲廢太子史丹直入卧

青蒲魏志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刃斬兵臨左

上封輒削藁人多譏其默後乃知之

之何子華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注以巴喻鋒

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鷲拳強諫楚子楚子弗

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鷲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

遂自補袞闕識履聲詩交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

則也漢書鄭崇為尚書僕射數

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面折頭軻謂王陵曰

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宗廟君不如我後漢書

面折廷爭我不如君安劉氏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不

光武嘗欲出遊申屠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不

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無隱勿欺禮事君有

為止注軻謂以頭止車輪也下見孟子造

論語輔台德格君心書朝少納誨以輔台德

辟規王穀梁傳古者造辟而言詭辭危言危行

敬心沃心上見論語不密則失有益則為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禮為稽于眾逆于

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有諫無訕余違汝弼

心書稽于眾舍已從人又有諫無訕余違汝弼

上見禮

止妾為妻

以規為瑱

國語司馬子期飲以

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

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

子曰違而道穀陽暨愛于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于

郢芋尹申芟從靈王之欲以隕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

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

若敷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

于之其可乎子期乃止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

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慙寘之于耳對曰賴

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蒲之犀稗

兇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

以下名有父兄子弟以浦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

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

夏書曰道人以木鐸詢于路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規誨

烈士獻詩

庶人傳語

國語天子聽政使

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膠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

臣盡規視成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人部

州卷之三十九七

諫

毛

是以事行
旅賁之規
誓御之箴
國語衛武公年九

而不自知
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

我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與有旅

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誓

御之箴臨事有誓史之道寔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

矇不夫誦以訓御之於
增 愬愬愬
審正 唐書高祖獵

是乎作懿戒以自敬也
後漢書韋彪上議曰諫議

愬愬致諫帝納其言
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

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
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

密 鯁切唐書李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
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容曰司馬失辭矣晟任兼宰

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哉
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

事文類聚末蕭綽字照鄰遠諫議大夫入謝孝宗曰卿
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卹仇怨
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碎衣 隱

主經濟類編宋徽宗時童貫與黃經臣用事陳禾上書
不言贊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

帝拂方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

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

今日受富貴之利他日陛下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

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通鑑隋煬帝問侍

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

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對曰但患漸近

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

目組賊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帝不悅

而遂良還笏元亮置笏武昭儀褚遂良諫不聽乃

置笏股階曰還陛下笏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

崔元亮清慎介持太和時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

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

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人服其不撓

設諫鼓

請諫紙

類聚白

居易與

元積書

云僕為諫

官月請

殿上虎

朝陽鳳

哲宗時

歷臺諫

知無不言之

諫紙

不盡其面

折廷諫

至雷震

之怒赫然

則執簡却立

言無不盡

復前極論

一時奏對

且前且却

者或至四

五

人印

月益頁心卷三十九十六

諫

天

游錄卷之三十一

三

殿廷觀者皆流汗縮凍目之曰駁上虎
 俊初授刑部員外郎時妖僧澄曉挾近倖
 進得被殊春發內帑數十萬營建大鎮國
 流極論請斬繼燒而黜方官甚激烈憲宗
 死尋下詔獄對益厲請姚州判官時言路
 榮不敢作一語俊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
惜臺綱 **論諫職** 元史文宗時臺臣嘗奏除目文宗以
 之名臺臣言閭閻為人詆諧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風
 紀則臺綱掃地矣文宗乃止宋史理宗時洪咨夔召
 入因論臺諫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
 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未能其相率
 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 **介亦好異** **浩不知幾**
 謁景靈宮而巳臺臣深銜之 **介亦好異** **浩不知幾**
 事文類聚慶曆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
 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
 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
 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
 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 **經濟類編**
 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鄒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以

諫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
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晝度

夜思

身退言行

諫官多明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

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愉人以此營誤上

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豈易哉君尊如天

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

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割其半故上達者財十

二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

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獻徵錄明

陳讓字原禮為御史肅皇帝嗣統迎與獻太后入張太

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俠劉東山者睥

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構誣張鶴齡兄

弟有逆謀詞連宮禁諸司不敢出一語讓捕東山下獄

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令其黨告變且誣讓為張氏羽

翼併下獄讓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
孝而東山乃敢公言暴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
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鞠東山所奏無驗併其黨
伏誅讓得還職已而興辭后登遐廷議還與獻帝合葬
天壽讓以蕃王不宜入附皇陵乃借堪輿說顯陵氣脉

人部

月盈頁為卷三九十六

諫

元

不可泄請以袞帔交拜便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

面折廷諍

愛君憂國

賈默元史

于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

口進曰麴孽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此吾圖撤合里者耶較近

臣進酒三鍾而止吾國撤合里者蓋國語長與人也

汲黯之慙

陸贄之銳

漢書

武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

公卿皆為鬚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慙也唐書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規或規其

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原 匡救其惡 彌縫其闕

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原 匡救其惡 彌縫其闕

夙夜在公

日月獻納

一言興邦

三進及

雷 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雷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雷

而後視之曰
吾知所遇矣

直能寤主

仁有殺身

獻可替否

治煩去惑

開諫諍之道

關忠讜之門

况當不諱

之朝

宜勵勿欺之節

將表効於公忠

豈敢辭於

戮辱

既非言遜之朝

詎有身危之慮

居常不能

寤主

臨難徒欲愛身

辭親策名則將身許

危君

陷惡何以臣爲

讜言嘉謀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

其非心

思紓國之難惟有盡忠

奮振主之威如何

無罪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

矧伊君臣實惡訐

爲直者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罪陷刑是重

納君之惡

般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

書泄治之罪

上詳殷本紀
下詳春秋

增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

並經濟類編

愛其忤以拔忠賢

惡其順以去佞邪

黃帝立靈臺之議者上觀於賢

也 唐堯有衢室之間者下聽於人也

通鑑前編黃帝始受河圖得其

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

堯治天下五十載

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

識不知頓帝之則 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孝文嘉

袞盜人豕之譏

漢書周昌嘗燕人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頃問曰我何如主

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上也於是上笑之文帝幸

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常同坐表蓋引卻慎夫人坐夫人

怒不肯坐上亦怒蓋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
和合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乃適所以
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於是上說入語慎夫人賜蓋金

五十斤人豕
謂戚夫人也

口給者事或非信

辭屈者理或未窮

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

張昭論將以魯肅爲

疎

公孫弘封平津侯詳
漢書

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

達而化理成

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

廢

並錄

城門閉言路開

城門開言路閉

宋靖康時事詳宋史

事紀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同錄財山卷二百八十六

及燕王以平書為多非

十六人入平 平命清其奴非計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人部五十六 諫 對見 謗諫 對問 不諫(附)

諫四

原開說魏志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衛觀上疏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觸忌諱

建一說哉開 違不忘諫左傳取部大鼎於宋臧哀伯諫云云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

有後於魯乎君違 不忘諫之以德 不惡切諫漢書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

直 諫 詢于芻蕘詩 詢茲黃髮書 師氏詔王周禮師氏掌以

嫩詔王注告王以 善道也微古美字 小人之箴書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增假辭

色 唐書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夫舉措太 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 爭

枉直 又徐有功遷秋官郎中時周興來俊臣以周內窮 相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

人部 諫

直所全

善愧人

漢書龔遂字少卿忠厚剛毅有大節

活甚衆 于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無

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

稱過 後漢書爰延字季平性質直遷侍中帝遊上林苑

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豫政則亂

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延折欄

檻今侍中面稱 務存大體 言行錄宋陳忠肅公瓘字

朕過敬聞關矣 不喜彈劾 獻徵錄明陳司

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 不喜彈劾 寇壽初在諫垣

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 不喜彈劾 寇壽初在諫垣

時論時政指陳得失無所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

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

致忠懇 宋史壽王不豫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

甓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

宮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

帝曰知之 未嘗緘默 元史夔夔嘗謂人曰天下事在

然猶不往 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

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

開諫諍之門

金史世宗嘗召問移刺履曰朕

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

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用已試之人弘治初儲

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草後漢書第五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封章無闕日唐書敬宗時李渤為諫議大夫時政移近

天子雖幼回天之力又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

求言之詔

經濟類編宋陳瓘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得謝忠於徇國意欲有言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強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則黃耇之言或不

人部

出監百山卷二十七

諫

二

樂告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憲

諫官得隨入閣書

太宗嘗謂王珣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

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人安朕雖不德

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太平珣進曰古者天子

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聽收米

芻言臣敢竭狂瞽萬分之一帝悅乃詔諫官入奉朝

請宋史慶曆三年田況言諫諍之臣不得入奉朝請臣

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則可以日中外以言為諱書

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御

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

王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飢孳相望陛下宜恭默思道

以懷災遣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

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喜閣中奏事久廢

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又穆宗立不恤國事鄭覃與崔郾等廷對進諫帝不擇

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因詔覃

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見
御延英時閣中奏事久廢至是士相慶
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
御前乞令臣等閱視乃入奏仁宗曰言事者當直至御

前如細民訴
不由門下
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
訟者則禁之

協士望者公方權給事中即繳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
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

命竟疏辭密封唐書德宗使人論陸贄曰自今要重
寢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懼得聞陛下委曲防護是即

聞贄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
心管之德且傷不進揭帖明史紀事孝宗嘗名劉大夏

私之德且傷不進揭帖明史紀事孝宗嘗名劉大夏
不吝之明又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

欲名卿議又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
可揭帖啟朕大夏對曰不敢上問何也曰臣下以揭帖

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遠法帝
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如用

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
頗厭其數宋史魯宗道風

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
人部

諫

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

虛名邪臣竊取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

薛曰諫行足矣以知制誥龍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

魯直因取美官嘉王酒悲五代史蜀王衍年少荒淫與諸

非本意也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嘲譏之坐上喧然

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嘲譏之坐上喧然

能省也希憲木強元史廉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

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強邪希憲對曰王府事輕

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

前後章十九上宋史仁宗時范鎮請建諸前後章奏

疏數十萬言又真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

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六月二十餘奏又魏了翁在朝凡六

歲一百八疏又建中靖國間給事中任伯兩為誠結

半

主知元史實默嘗與劉秉忠劉肅商挺侍上前默言君

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

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鵲帝怒侍臣或從傍大言

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

劉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

或不入言或隨事規諫出不告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

不樂家人見其甚性復而險阿諛時相會彗星見遂極論汪大為腹

心甚并及二相上恚甚逮下詔獄律斬時秉筆故令校卒持

尋當論決例會審南闕門汪太宰時秉筆故令校卒持

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

死今不在我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即重我不過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諫

人部

諫

諫

死戌雷州兩繫詔獄又揚爵為御史嘉靖間上封事大約者五一則輔政者諛郭翊國虢為巨蠹二則凍餒之民閔不憂恤而為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親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道流出入禁內五則挫折諫臣上震怒逮北鎮撫司推究考掠備至部郎周天佐御史浦鉉以申救箠繫獄中爵禁五年上虔修萬靈明庭之儀祝釐得仙箕釋此三人者遂與周怡劉魁同釋復逮之三人又繫三年始得釋

謗諫

附

原設木

防川

通鑑前編堯設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

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名公曰吾能弭謗矣名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惡訕賞謗者國策齊威王下令曰有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矧

伊忠臣豈宜揚主之過

帖並白

增如石投水

唐書李綱為太子少

保太子建成昵近小人綱屢諫不聽乞歸帝曰卿向者為潘仁長史乃取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

殺臣諫之輒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石投水于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

乎帝改有益於國又吳兢言古者設誹謗之木欲聞

容謝之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狂夫之言又中牟

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狂夫之言又中牟

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言路狂夫之言又中牟

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

中所化太宗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

不收斗租官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

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

史除妖謗法魏志文帝踐祚以高柔為治書侍御史

殺而賞告者柔上疏請除妖謗賞告之法帝下

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

何廷

人部

諫

五

折我唐書柳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

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宣獨罪萬紀帝怒

拂衣起頃之名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帝

乃誣謗削籍獻徵錄明嘉靖時程文德素講理學所

撰不稱旨調南京工部侍郎文德疏辭勸上

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以為誣謗命削籍

不諫附

原陷主 棄君漢書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子謂華元樂舉於是棄君於惡何臣之為增責以不諫

欲死又益其多是棄君於惡何臣之為增責以不諫

求之不言唐書太宗時杜淹言鄧懷道可用帝問狀

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眾

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謝曰臣

位下又願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既以君不足諫尚何

仕食隋粟忠隋事忠乎帝又笑問曰卿在隋不諫宜世

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悞諫飾
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
諫未荅曰願無隱宋史仁宗詔曰朕於卿大夫才不
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
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
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原寧

違忤以納善

豈順從而忘危

並白帖

事上以忠則宜

身許

陷君於惡何用臣爲

苟賴其榮是爲尸利

不廷其失宜及墨刑

禮近而不諫則尸利也書臣下不廷其刑墨

陳忠讜

之言猶聞有賞

廢獻替之義安得無辜

君子立誠

猶不成人之惡

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

曾大臣

重祿而不極諫

小臣畏罪而不敢言

並經濟類編

甘心

立仗之馬

喑口朝陽之鳳

唐書李林甫謂諫官曰公等不見立仗馬乎立仗馬

人部

諫

諫

六

終日無聲，既三品，芻豆一鳴，則斥之。
原禍受其咎。左傳

矣。後雖欲不鳴，得乎？卜見諫三
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禁其寵祿，有災禍興而無

改焉，必受其咎。今君淫以生疾，主不能禦，天命不佑。
增猶踵弊風。唐書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

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
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豈獨無事？又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

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彌縫其間
邪？向公等皆不言也。元史阿魯渾薩理

桑哥敗帝，問桑哥為政如此，卿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
嘗不言。陛下方信任之，彼所忌，獨臣言抱柴救火，不

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
家大本而已，帝然之。

諫五

增詩宋石介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

龍興徐出闈闔晨坐太極書開闈闔初聞皇帝蹙然言
曰子祖予父付予太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
重慎微密汝仍相予筮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汝
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爲予司諫正予
門闈爲予京兆聖子讒說予晚得弼予心弼悅以道輔
予弼言深切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塵竭
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分率
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人
渾朴不施剗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
哲惟修惟靖立朝輾轍言論礫砢忠誠特達屢進直言

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襄
雖小官名聞予徹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爲諫官正色
在列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
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時呂夷簡罷相章得
象晏殊賈昌朝韓琦
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並爲諫官
夏竦旣拜復奪之以杜衍代介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此
詩

原賦唐謝偃惟皇誠德賦曰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
殊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
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賢
是授惟民斯卹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若夫恃智

驕力狠戾倔强忠良是棄諂佞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
深池而絕壤厚賦重役積寶藏錙無罪加刑有功不賞
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原表魏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
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
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
國家攻而必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
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
不如所失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天時難測
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高城深池無所施

其功退則歸塗不通道路沮洳東有待覺之吳西有伺
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陽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
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
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植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
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
備然後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
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
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卹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
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陵王蕭子良上讜言表
曰臣聞明臺旣闢承雲之歌闡衢室爰啟南風之頌流

莫非降道燭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歷朝
臨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釣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
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
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
謬譎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鱣之美方
高聖代至乃靡衣媮食曾宇雕墉商貨浮侈田萊蕪替
棫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
闕與規袞廢能補則壤詠無遠輶樂可追



唐魏徵

論太宗十漸疏曰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
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何以言之漢文辭千里

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竒於域外此其漸不克終一也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此其漸不克終三也陛下貞觀之初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見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

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
璧返朴還淳今則好尚竒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翫
之作無時不至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若
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
由心好惡不省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
日踈干求者日進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
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
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
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此其漸不克終七也陛下初踐
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

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
顏色不接欲請則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
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此其漸不克終八也頃年以
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
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
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此樂
將極也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
終九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
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頃年以來疲
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

送之步不絕於道路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
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陸贄對德宗問當今切務疏曰
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
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恒
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
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
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復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
諛顧望畏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
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直
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

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不通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昔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元稹獻事表曰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啟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親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

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
參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
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文皇帝
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者唯懼乎言不直諫不
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爲不可
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
得失於外不三四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
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宣發暢於天下也且
夫樂安全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
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

從而怒謫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
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
而奉已之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陛下
即位以來幾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四方之人曾
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
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
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
不燭之意者臣竊惟陛下以受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
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
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

之曰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臣因循竊
位之罪乎 宋蔡襄增置諫官疏曰臣伏見朝廷選用
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
擯斥且久今考一日並命萬口相慶臣切思任諫非難
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
下獎拔之知必思所以報效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
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臣請為陛
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
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
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

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
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
古諫臣之賢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死且不避安得好
進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
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
義雖死於是官無恨矣一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名蓋以
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
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
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之
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

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
容默默無所恥愧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
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
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爲過此可謂
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無使
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也 程
頤輔養君德疏曰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
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 李綱
請高宗還都疏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

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
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
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
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哉 明王恕請名
見大臣疏曰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
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左右之
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
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
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
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

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王守仁救建言諸臣疏
曰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
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遽事
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
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
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然莫敢爲陛下訟言者豈其
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者罪之耳臣恐自茲
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況今
天時凍沍萬一遣去官校督東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
所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

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供舊職擴大
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豈不休哉

時戴銑等以
攻劉瑾速繫

馮恩辨敢言非邪徒疏曰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
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
士風日敝以緘默爲老成以順從爲平易以特立爲矯
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不惟
父母妻子恐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
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乎陛下服歷大
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邪亂邪安邪危邪近畿輔關陝
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

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致殺長
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孽置郵不
絕書靈臺不絕奏陛下不之卹而沾沾焉以爲治安
今日頒手詔明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
其不可也願速開言路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而以唐
宋之徇林甫安石爲戒

原書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
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
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穆
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

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
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
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
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
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
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翫好而駿
馬馱馱不實外廩也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飾不進

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也 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衽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

諸賈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大王之所明知也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
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
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
齒利劍鋒接必無幸矣 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全者
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
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
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
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
將絕也人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跡愈多影

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
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
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
必過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
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
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
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
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
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
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

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于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蓋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是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吉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唐杜牧

與人論諫書曰某疎愚放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每見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

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致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哥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疊疊繹繹使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宋歐陽修與高司諫若訥書曰前者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子始聞之疑

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
遂決希文平生剛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
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
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
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
亦不能以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
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
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閱足下之
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
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子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

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昨日
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
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
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
爲朝廷羞者足下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藝祖皇帝平

定四方藩鎮拱手以趨約束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
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兵皆天
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
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
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故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竒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又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際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園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

原序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

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
投鼎鑊離刀鋸而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
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百姓之後王化漸頽欽若
之信旣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
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宸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惑壞
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剗斲用之以逋逃亦
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
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
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集
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

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
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
致白旗之戮

增

明歸有光送周給事興叔序曰今天

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
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
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
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嘗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
可以任天下之事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爲令江南入爲
給事中時宰慕其名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即引疾以去
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

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卧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名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故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跡所不至臨安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天子旣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

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
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
子承統繼阼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
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
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
塗何足以贊興叔之行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
云

原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
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怪
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失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

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增

宋蘇洵諫論曰古者論諫常與諷

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

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
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
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如得其術則人君
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
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
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
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
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
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
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

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
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
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
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
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論之也子貢以內憂
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
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
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餽閔
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
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

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
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
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比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
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
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
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
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
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
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

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
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官旅進論議上
前不肯從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黜論
以爲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
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不許獻徵錄明孝宗初名
王恕爲吏部尚書恕至京庶吉士鄒智往語之曰三代
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即
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更無可見
時矣恕立紫宸對延英韓愈元和聖德詩序日與
善其言穆穆之光唐書苗晉卿拜侍中病瘳乞間日入政事
堂帝優之爲御小延英名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

對見二

原長者之言

後漢書詔問光祿勳劉昆曰前在江陵反
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

致此昆曰偶然耳左右笑其
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

書思對命書思對命笏

天威

左傳天威不
遠顛咫尺

進止有常

漢書霍光每出入下
殿門進止有常處郎

人部

對見

對見

對見

以金裝口衣三百九十一

僕射竊視之不失尺
揚于王庭易
不可書傳王字記

與范睢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辨
也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纍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

增汗衣唐書李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對延英帝汗浹衣

欲與卿講天下獨員上殿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詔六

事乃其樂也事乃其樂也

京陛見上注規久之京陛見上注規久之

朝紳皆動色相慶朝紳皆動色相慶

真得大體自是名對不名真得大體自是名對不名

訪又揭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

對十一刻唐書文宗親意於治每延
對五六刻又韋

為諫議大夫每延英奏對雖大臣率下二三
刺渠半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

上簾 宋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呂端肅然拱揖

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祀稍峻特令為端納

設座 臨軒 宣諭 浩力 疾入 對即 詔母 拜許 設座

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 唐書元宗初立賓禮

大臣故老雅尊遇姚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

以送他相 殊禮 密語 朝及 陛見 陳受 命無 功并 陳

莫如也 觀意 感愧 流涕 伏未 起謁 者欲 宣旨 帝遽 曰朕

當延英待御舊儀閣中羣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

謁者荅帝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 獻徵錄明孝宗時

劉忠宣大夏為兵部尚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用每朝罷

傳大夏循御陛而上面與商確時事雖公輔貴近有不

預聞者嘗名對自旦至午億不能行命司禮監太監李

榮扶掖而出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 晚坐 夕對

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蓋紀實也 殿名對夕之

宋史王曾為翰林學士真宗嘗晚坐承明殿名對夕之

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

我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 又神宗名鄭鴈夕對內東

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

人部

對見

對見

對見

對見

燭送歸舍人院
外廷無知者
扶醉送歸
元史謝讓為刑部尚書

臣加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卮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

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

命扶出之宋史晁迥字明遠太宗時為翰林
學士進承旨嘗夜召對令侍燭送歸院
停轉

對廢坐論五代史漢乾祐中令常叅官轉對陶穀上

昌言徒賣天聰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羣臣有所

聞見即許不時請闕聞奏從之宋史凡宰相見天子

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

遵此制及宋太祖即位宰相范質等禪帝英睿每事輒

具劄子進呈始賜對請對唐書李絳為中書舍人

褒坐論之禮臣飽食不言自為計得矣願聖治何有詔

不賜對絳言臣飽食不言自為計得矣願聖治何有詔

明日對三殿元和中左治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开

帝令他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
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帝怒其輕肆
開廣言

路歷陳時政
奏諫官御史
跡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

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對見一

原殿坐

庭詰

魏志鍾繇字元常有疾拜起不便時華敬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上殿

就坐自是三公有疾以為故事漢書公孫弘嘗與公卿議至上前更背之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始與臣

等議而

衣褐見

被酒伏

漢書虞將軍與婁敬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

今肯之

後漢書劉寬字文饒每引見講經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曰臣不敢醉但任

大責重憂

贊引

盤辟

魏書游楚為隴西太守以功封侯引上殿不知儀式侍臣

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不覺大應諾帝大笑

漢書何武舉方正名見盤辟推拜有司幼失舉

畫接

盱食

易畫日三接漢書張湯每朝奏事天子日盱食丞相充位而已事皆決於湯

人部

畫接

對見

畫

敷奏

延訪前書敷奏以言通鑑

字於上前

讀於

上前

漢書夏侯勝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是親信之班斡以選進

讀羣書於前器其

上前背議

御前面折

上詳前

能賜以祕書之副

書馬武字子張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長短帝故縱之以為樂

陛下善

言天子休命

漢書夏侯勝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故揚之堯言布於天

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

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字

開元初徵至京謁見不拜宰相遣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

獻徵錄明洪武初刑部尚

書錢唐一日名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賢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任

上簾

納陛唐書張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品后異之因

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觀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

對問一

原削藁

據經

蜀志孟光字子夏習漢制上有所問據

有所言輒削藁草對不希旨苟合或不從不強爭時

增詳雅

事以儒行見禮待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讓嘗令持書詣

明白宋史陳若拙字敏之幼嗜學父思讓嘗令持書詣

保典守信子也太祖嘗召功臣子弟詢以軍職固辭石

亮唐書武后時陳子昂以上書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

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進止恂雅上

名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

上嗟歎久之應答如響奏對如流人物志梁徐

為禮部尚書歷士仁宗宣宗震聰明絕人每奏請他尚

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更進迭奏震兼三部尚書奏牘

愈多皆自專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于緒萬端一覽

人部

對問

三

之後奏對如

小冊籌兵

寸紙訪事

宋史李迪召對

時晦斯囉叛曹瑋在秦州請益兵迪請以關右兵分赴

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

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

所謂頗牧在禁中矣真宗每以事訪晏殊率用朝

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稟封上帝重其慎密

笏記事漆簡答問還奏事記利害洞目於笏帝取而

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明史紀事太祖徵秦從

龍居之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每以筆書漆簡問

答甚密左右無知者不復獨對不得獨對唐書蔣伸改兵部

之每見必咨以天下得失一日伸三起三留曰他日不
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宋史理宗時牟子才以國史院編修權禮部郎官故
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
已并晚講於早自
是不得獨對矣
上陳
下問
帖
白

對問二

原

咨訪

吳志閎澤字德潤每朝廷

清問書

增明敏

人物志宋梁顥每

夙具

獻徵錄明世宗朝梁村為戶

進對詞辨明致折公卿

一日於朝堂屬聲語云梁大用

某處糧草當辨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

嘉意其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

失次唐書喬坤

弗夙具者乃歎曰渠果若是辦耶

祈恩宋史劉隨上言比年

下平章事玆年高且曠每

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

見之祭涕

泗祈恩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

對問

七